

边缘的力量

□罗振亚



罗振亚。

与关内一些省份相比,龙江女性文学发生略晚,但是起点高,发展迅猛,在新文学百余年的诸多转折处均有介入和影响,阵营说不上壮观,却始终不绝如缕。从1930年至今,出现了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白朗的《西行散记》、林子的《给她》、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张明媛的《一人头上一方天》、李琦的《最初的天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雾月牛栏》、沐清雨的《你是我的城池营垒》、杨知寒的《一团坚冰》等一批优秀的创作者和文本,尤其是新时期后,主旋律、纯文学、消费性取向几分之一天下,文体多元,众语喧哗,创作者的名字频频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和其他各项国家、省级评奖中闪光,显示出了边缘的力量。

龙江女性创作既能做匍匐于地的“兽”,又能做空中盘翔的“鹰”,在从形到质雕塑龙江影像的过程中,超越罗列事象、铺排民俗的精神浅滩,凸现北方坦诚而粗犷的灵魂,充溢时代精神,兼具人性深度,实现了当代意识和地域观念的统一,题材、构思、修辞和语言都有“北大荒”味儿,又往往通着普遍性的精神企图。创作者们的父辈大都从齐鲁燕赵迁徙而来,受儒家文化和冷峻神秘生存环境规约,她们也不乏幻想,更执着于质

感具体的“此在”世界和人生,因此现实主义是她们创作的流行色与主旋律,但移民文化的开放,和关内、西方艺术潮流结合,又使她们勇于进行艺术创新,常带来一股现代的审美信风。龙江林海雪野、白山黑水为构架的地理风貌,相对短暂、冷峻的文化历史,在人们心里的投影和情感反馈,规定龙江女性创作在审美风格上婉约和放达同在,柔情和豪气共生,与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不少作品出于女性视角,又能淡化性别色彩,进入更为博大普泛的思想空间。

在全国文学的版图上,龙江女性创作扮

演的角色不可小视。它属于地理上的边缘,有时却能接近、抵达文学的中心,令人们不得不重新理解边缘、中心的内涵及其关系,边缘寂寞孤独,却沉潜着一种高度与深度,自有边缘的力量和魅力。龙江女性创作以相对柔婉的姿态,撑起了龙江文学的辉煌,同时又以诸多艺术可能性的寻找和思想品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性和知识、抽象、理性背离的神话。龙江女性创作对某些女性文学潮流的自觉“间离”,置身黑土地又努力“超越”黑土地的艺术选择,也昭示着文学生长的潜力和启迪。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迟子建文学的光亮

□胡一峰



胡一峰。

金克木曾写过一篇散文《书读完了》。传世古书,虽也浩瀚,总有数可查,“读完”未必做不到。现代传媒出版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兴盛之后,“书”再也读不完了。于是,选书变得和读书同等重要。而选书在本质上是选作者,以文学而言,尤其如此。在这方面,迟子建是永远可以信任的人。

迟子建的作品,多悯世之心而无庸俗之气,有一种复归于朴的童趣,又透露出对世事变迁的洞悉。她的视线常聚焦祖国东北角,却在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书写中释放出深沉博大的人类情怀。她的文字近乎人情而合于天道,大大落落,生气勃勃,读之清新,思之无限。迟子建的作品很难标签化,如果非要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我以为只能是上好的玉,洁净、温润、通透、细腻。在这个信息纷繁芜杂的网络时代,在诗歌、散文甚至小说都可以“一键生成”的智能时代,迟子建尤显珍贵。

优秀的文学和作家居于时代、标注时代,又穿越时代、牵动时代。我至今难忘二十多年前读《清水洗尘》心泉滋润的舒畅,后来陆续找了迟子建的许多书来读,包括《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等长篇以及收入各类文集的短篇,近年来则以“追更”之心读了《候鸟的勇敢》《烟火漫卷》《东北故事集》,每读一册,总能增进关于永恒与短暂、日常与苦难、出走与回归的感悟。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这样写道,“我守着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在她长长的作品图卷中,这团火一直在跃动,它是《候鸟的勇敢》中那对在娘娘庙三圣殿上做窝的东方白鹳,是《烟火漫卷》里挣扎过活的平凡百姓的生命光华,也是《东北故事集》里穿越在古今虚实之间的救赎之力。有赖于这团火,迟子建的作品,不仅拥有风格的统一,更形成意义的闭环。

几年前,大疫来袭。困守家中的某一天,当时即将小学毕业的女儿突然举着一本书对我说:我宣布,这是你书柜里最好看的书!我一看:《白雪乌鸦》,心下怅然,或许因为屋外肆虐的疫魔让孩子对书中清末东三省抗击鼠疫的故事有了真切共鸣吧?但她一连几天手不释卷的认真样子,让我

相信,捕获她的不只是书中故事或情节,更是迟子建对生活的信念,以及对这种信念的文学守护。

迟子建说:“我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使我自由。”或因如此,她的作品,不论是处理某种宏大的历史或现实题材,还是以微光照亮生活或人心的僻巷角落,都教给人平静看待岁月潮涌的心态,越过时间之河的勇气。如果借用迟子建小说里的话来说,那么,读迟子建吧,去成为“在夜里不用点灯的人”。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李琦诗歌的哈尔滨情结

□邢海珍



邢海珍。

边找不到家的小羊,都渲染了一座城市的独特色彩。诗人李琦有许多写雪的诗,写出了城市的风光气度,可谓意趣十足。“遥望松花江北岸/像一地睡意正酣的绵羊/封冻在江中的游船和舢板/已变成了月光之轮/南岸,那些我熟悉的房子/一旦披起白色的斗篷/如此器宇不凡/竟不再像人出入的地方”(《大雪铺地》),许多洋洋洒洒的雪,在李琦的笔下,成了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李琦的诗歌秉持文学的“人学”理念,她为诗歌的创作注入了充沛的人情人性精神汁液,形成了具有生命质感、贴近人生血肉饱含抒情性的诗歌文本。她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由传统走向现代具有突出代表性的诗人。

李琦诗歌的发展、勃兴几乎是与新时期以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新潮同步前行的,但她不是追风赶浪的诗人,在汹涌的时代大潮面前,她坚守自我的本色,坚守哈尔滨作为诗人李琦的故乡,独特的时空情境、多元的文化因素、特殊的民俗风物,陶冶了诗人的灵魂和性情,她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哈尔滨城市胎记和地域性特色。

李琦有关松花江、太阳岛的诗篇充溢着哈尔滨北方都市的诗意情调,比如松花江边的长椅上老人看假牙,黄昏时分仍滞留江

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歌传统,既有古代文化和新诗传统的强大基因传承,又有新的时代文化发展所玉成的多元创新精神的作用力。从发展的角度看李琦,她的诗有着坚实的传统积淀;从传统的角度看李琦,她的诗又有足够的先锋性和前卫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诗歌发展的高水准。李琦的诗源于生活,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品质,是现实主义与现

代精神结合的典范之作。组诗《女士们》是李琦近年的代表作,诗人以四位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女性为代表,书写她对人情人性的深度理解,可以看出一位优秀诗人走向成熟的足迹。无论是对抗日英烈赵一曼传奇人生的描写,还是对自己母亲日常生活的展现,都可看出诗人扎实厚重的诗学功底,字字句句诗思缜密,举手投足都是深切灵动之气,诗人的独特感受以及悟性与思辨,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对生活与人生情境的思考,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李琦的诗质朴,有激情。深思高举,抒情与叙事兼具,通俗而不失典雅。李琦的诗歌带有深刻的哈尔滨城市标识,她的哈尔滨情结根脉深远,有着极大的包容性。

(作者系绥化学院教授、诗人)

铁骨映冰魂:白朗笔下的女性觉醒与时代担当

□张英成



张英成。

在东北文学的苍凉底色中,白朗以笔为刃,剖开了近代中国女性在苦难中的挣扎与觉醒,成为黑龙江籍作家中以文学介入时代的先驱者。她的创作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将女性的个体悲欢嵌入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既留存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更彰显了女性冲破桎梏、追求尊严的精神力量。

《为奴隶的母亲》是白朗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东北沦陷区为背景,讲述了农村妇女春宝娘在贫困与压迫中被迫“典妻”的悲剧。不同于传统苦难叙事的悲情渲染,白朗始终聚焦于主人公内心的觉醒过程——从最初逆来顺受到后来对命运的无声反抗,从对个体苦难的隐忍到对不公制度的隐性批判,春宝娘的每一次挣扎都折射出底层女性在绝境中对人性尊严的坚守。作品中对东北农村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地域文化语境,更以自然环境的酷寒映衬出人性的温暖与坚韧,使苦难叙事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张力。

白朗的创作始终秉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其另一部重要作品《在轨道上》聚焦工业建设时期的女性劳动者,展现了她们在工厂车间里褪去柔弱、扛起责任的蜕变。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依附者,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她们的汗水与欢笑、困惑与成长,构成了时代转型期女性解放的生动注脚。白朗以女性作家的细腻视角,捕捉到女性在职业身份与传统角色之间的博弈,既不回避转型期的阵痛,更热情歌颂了女性突破性别桎梏的勇气,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

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白朗的文字兼具刚健与温情。她笔下的黑龙江大地,既是苦难的渊薮,也是力量的源泉——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人物坚韧的品格,凛冽的寒风锻造了他们不屈的意志。这种地域文化特

质融入创作,使她的作品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又有对人性光辉的执着守望,形成了“铁骨藏温情,悲歌见力量”的独特风格。在当代文学史上,白朗以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为黑龙江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其作品中蕴含的抗争精神与人文情怀,至今仍能读者提供精神滋养,彰显出跨越时代的文学价值。

(作者系辽宁省庄河市作家协会会员)

张明媛戏剧的现实追问

□刘迎新



刘迎新。

情与文化基因,把闯关东的坚韧、抗侵略的不屈和乡土变革的阵痛都融入剧情,借助丰富鲜活人像刻画展示龙江大地文化样态的生成与融合。“时代”是张明媛创作的坐标,她将个体命运嵌入宏大的时代洪流中,在剧中进行深刻的现实反思与价值追问。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紧扣不同时期的社会脉搏,又始终怀揣悯世关怀,对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精神迷茫报以深切共情。她的剧作以富有历史感和传奇性的笔调绘就了黑土地的历史,从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东北文化包容的魅力,也能理解她建构出的苍凉质朴的黑土审美。

与其他女性作家聚焦女性情感与细腻心绪不同,张明媛更愿意将剧中的女性置于尖锐的生存困惑与时代困境中进行探讨。她并不回避女性在现实中的脆弱、挣扎与迷茫,反而着力挖掘她们内在的韧性、智慧与觉醒。她对女性自身的价值、困境与出路进行深刻反思,尽管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却肯定了女性性格男性化的固有表述,为黑土戏剧的女性形象塑造开辟了全新维度。在她的剧作中,戏剧矛盾不着痕迹,人物情感脉络自然,生命在笔下无限延长,尽显龙江人民豪爽豁达、率性洒脱的乐观精神,不畏险阻、勇于抗争的不屈意志,坚忍厚重、包容开放的文化品格。她笔下的

人物不能简单评为善或恶,而是具有欲望、挣扎和成长复杂性多面性的活生生的人。角色更加真实立体,观众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在戏剧艺术创新的多元化探索中,张明媛从未停止创新实践的脚步。与传统现实主义偏重客观再现的创作方法不同,她的剧作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真实质感,又融入了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整体风格如黑土地一般冷峻凝重,却在深沉的基调中藏着滚烫的情感。在创作中,她时常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采用时空转换、回忆与现实交织等方式,让故事层次分明,更加丰富多元,让观众沉浸其中,随着剧中人物跌宕起伏。故乡的四时风景与风土人情给张明媛提供了灵感和思考的空间,她把复杂的情感投入到白山黑水中,从夏日里山间氤氲的迷雾,到苍茫辽阔的平原,黑龙江在张明媛的笔下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具有文学性与创造性的精神原乡。

正如张生筠评价的,张明媛作为从“黑土地上飞起的一只天鹅”,攫取着黑土地上的风云动荡,以冷峻凝重的气质关注人物命运,创作出一个个黑土戏剧人物画廊中的经典形象,为黑土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一级编剧)

